

柳永节日词研究

——兼议其帝京情结

贺 闹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241)

摘 要: 柳永节日词内容丰富, 不仅细致生动地描绘出时序变迁之景, 对于自身行迹与情感也予以真切的表露, 还涉及到对北宋节日欢庆场景及民俗事象的描写; 词中以回忆和想象的手法, 摹况欢乐与失落相杂糅的复杂心绪, 表现词人恋阙与望归的深挚情怀。这种独特而深沉的情感特质集中体现在柳永节日词所大力书写的帝京情结中; 同时, 其官方节日词并未流于简单地以富丽的语词铺叙庆典、着力渲染及称颂帝王功业, 亦是词人情感与心志的寄托。

关键词: 柳永; 节日词; 特质; 帝京情结; 官方节日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85 (2014) 01-0080-07

柳永及其词的研究已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 在各个层面都得到了展开和深入; 相较而言, 对于其节日词创作及特质的考察则稍显薄弱。柳永的节日词对北宋承平时期的节日活动有着具体而细致的描绘, 述写了节日这一特殊主题的民俗风情和文化内涵; 他对节日的关注并非简单地客观再现, 而是以主体的参与和情绪表现为旨归, 传递出欢乐与失意并存、回忆与想象共生的情感特质。本文试通过对柳永节日词作及其特点的研

讨, 探求其中所蕴涵的词人强烈的个人色彩、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深远的生命意识, 以帝京情结和官方节日的着力考察为视点, 力图窥见宋代社会生活与宋词雅俗进程于柳永节日词创作及特质的作用和影响, 尝试为词体和宋型文化研究提供新进而可行之一途径。

通过对柳永词作^①的文本解读和分析, 笔者将其中以节日为描写主题的作品析出 19 首^②, 具体情况如下表:

柳永节日词表

节日名称	数量	词作	节日类型
元宵	6	《倾杯乐》(禁漏花深)	民俗节日
		《迎新春》(嶰管变青律)	
		《玉楼春》(皇都今夕知何夕)	
		《甘州令》(冻云深)	
		《长相思》(画鼓喧街)	
		《归去来》(初过元宵三五)	
上巳	1	《破阵乐》(露花倒影)	民俗节日

收稿日期: 2013-09-11

基金项目: 本文获华东师范大学 2010 年“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XRZZ011011)。

作者简介: 贺闹(1980—), 女, 安徽灵璧人,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唐宋文学与词学。

① 柳永词主要据唐圭璋《全宋词》,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年; 柳永著、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年。

② 基于考察范畴及研究目标的不同, 本文关于节日词数量及类型分析的相关数据仅为柳永节日词研究的基础与辅助, 其数值并不具有绝对性。

节日名称	数量	词作	节日类型
寒食	1	《小镇西犯》(小乡初过禁火)	民俗节日
		《笛家弄》(花发西园)	
清明	4	《西平乐》(尽日凭高目)	节令性节日
		《抛球乐》(晓来天气浓淡)	
		《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	
七夕	1	《二郎神》(炎光谢)	民俗节日
重阳	2	《应天长》(残蝉渐绝)	民俗节日
		《玉蝴蝶》(淡荡素商行暮)	
		《送征衣》(过韶阳)	
圣节	3	《御街行》(燠柴烟断星河曙)	官方节日
		《永遇乐》(熏风解愠)	
庆节	1	《玉楼春》(凤楼郁郁呈嘉瑞)	官方节日

柳永的节日词创作,于节令性节日、民俗性节日及官方节日均有所表现,需指出的是,寒食与清明虽就节日类型而言存在差异,但二者日期接近,吕原明《岁时杂记》曰“清明在寒食第三日,故节物乐事,皆寒食所包。”^①亦有学者指出“寒食与清明,原为两节日,因时间相近,至唐宋时,逐渐合二为一。”^②通过文本考察,柳词中的寒食与清明在描写内容和表现主题方面均无甚区别,故上表寒食与清明之名称虽为分列,然具体论述过程中是将二者并而论之的。

一、“好时节、怎生轻舍” ——柳永节日词概述

柳词中的节日,并非以孤立的时间节点形式出现并存在,而是呈现出丰富的内容,具有深厚的意蕴与内涵。首先,柳永的节日词中描写了细致生动的节令之美。时序递迁,景色变换,作者身处其中,并将节令美景形容于笔端,以文字描画自然。《乐章集》中所表现的节日,常常以“韶光明媚”(《笛家弄》)、“霁色荣光”(《破阵乐》)、“尽堪图画”(《抛球乐》)、“嘉景”(《西平乐》)等语词领起,着力展示时光流转中的自然景观。在节日词中,柳永笔下摹绘出元宵节的春光萌发,寒食、清明、上巳时的物景秾丽,七夕节的秋色清巧,即使是寒意渐浓、物候冷清的重阳时节,词人仍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和书写,如

《应天长》(残蝉渐绝) 一阕:

残蝉渐绝。傍碧砌修梧,败叶微脱。偶露凄清,正是登高时节。东篱霜乍结。绽金蕊、嫩香堪折。聚宴处、落帽风流,未饶前哲。把酒与君说。恁好景佳辰,怎忍虚设。休效牛山,空对江天凝咽。尘劳无暂歇。遇良会、剩偷欢悦。歌声阕。杯兴方浓,莫便中辍。

器噪的蝉鸣渐至消逝,原本葱茏碧树上的叶子也脱落了,萧杀凄清的时节,正值重阳登高;有菊蕊堪折,能与友对酒,即使为俗务所劳,又何必效齐景公牛山^③作惆怅江山、落泪沾衣之态,不如珍惜良辰美景,把握现下的欢乐相会,别让尘世的羁绊烦扰了此时的心情。在这首描写重阳登高的节日词中,景物随季节交迭显现出衰败,词人身处其中却自得其乐,转而劝慰同行的友人“恁好景佳辰,怎忍虚设”,并以孟嘉落帽^④事典而自勉风流。柳永的节日词,具有其词体创作篇首即以景物铺叙、景情融合的特点,但节日这一特定时日^⑤又使得词人跳脱出面对自然所产生直接的表层情绪,关注并描绘其中深蕴的个人情感及文化因素,从而表达出丰富多样的意涵。

同时,柳永词中的节日不仅是时间的指代名词,更是自身行迹与情绪的表露,表现出鲜明的个体色彩。与唐五代词作相较而言,《乐章集》注重抒写己身情怀,多羁旅行役之作,其中节日

① 转引自陈元靓《岁时广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81页。

② 杨渭生等《两宋文化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

③ 吴则虞《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3页。

④ 房玄龄等《晋书·孟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80页。

⑤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词多出“游”场景即是具体表现之一。“游”在柳永节日词中是极为常见的,如“嬉游”、“武陵游”、“游冶”、“欢游”等语词在作品中多处出现,“游”所代表不仅是节日活动的具体形式,也是词人游冶心绪和羁旅情思的流露及宣泄。柳永节日词中,“游”出现在不同的节日活动中,词人写元宵节“灯月阑珊嬉游处。游人尽、厌欢聚。”(《归去来》)的懒散,也写“玉尘铺,桂华满,素光里、更堪游冶”(《甘州令》)的放浪;重阳节则是“西风吹帽,东篱携酒。共结欢游。”(《玉蝴蝶》)的应景而作;烂漫春光里的寒食清明节中,词人对于“游”之景况更是细细描绘,既写出了“占断五陵游,奏脆管、繁弦声和雅。”的恣意为乐,也有伤年华虚度却故作畅达“正是和风丽日,几许繁红嫩绿,雅称嬉游去。”(《西平乐》)之句。柳永描写节日欢游的词作中,广为人知的是“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玉楼春》)一句,此阙以回忆和想象的手法表现京都节日盛景,尤其着力描绘了“不禁夜”^①背景下的欢乐景象。元宵节于两宋非常兴盛,北宋初即有五夜张灯的循例^②,可以说是一场上至朝堂、下抵庶民的狂欢,其间男女相会之情事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柳永虽未大张旗鼓地极尽刻画,仅以汉代金吾卫元宵松夜禁的典故轻掠带过,却营造出无尽的联想空间,“狂杀”二字更是使人想见当时之景况,而词人对于曾经帝都生活和游冶经历的留恋向往情绪尽在文字中得以显现。

柳永节日词中除了对节令景色和自身行迹的关注之外,也有着对于宋时节日民俗和文化的深层描写。宋时对于节日的关注和推重使得节日文化十分繁盛,《东京梦华录》序中对此就有着“正当鞞鼓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③的描绘,柳永身处真宗、仁宗承平之期,其词对于节日活动中的民俗事象和文化场景有具体而细致的描写。柳词写到了元宵节“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寒食节冷

烟“禁火”(《小镇西犯》),清明节打秋千、“戏彩球”(《抛球乐》)、“斗草踏青”(《木兰花慢》),上巳节金明池临水“禊饮”(《破阵乐》),重阳节登高“聚宴”(《应天长》)、对菊把酒等节日活动,这些描写不仅是词人对于节日场景的再现,更具有浓郁的民俗氛围,投射出两宋的节日文化。如柳永以七夕为主题《二郎神》(炎光谢)一词,涉及牛女传说、登楼望月、穿针验影、乞巧、李杨故事等多重民俗与文化因素,与唐五代词中毛文锡《浣溪沙》“七夕年年信不违”^④一首相较而言,柳词以人物活动及情思的深度描写超越了所引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同时并未拘囿于七夕女性乞巧活动本身,对民俗事象和节日文化的表现更为细致和真切;末句“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的深挚感喟,揭示出古今七夕节存在和发展的深层普世意蕴,从而展现出词人对于节日文化及其细节表现的深刻把握和解读。

二、“念利名、憔悴长萦绊” ——柳永节日词的情感特质

学界关于柳永及其词虽存格调高低论争,但柳词中对情感的抒写和表现是得到了普遍认可的,甚有“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⑤之评,此中不免有溢美之嫌,但的确指出了《乐章集》注重抒情、景情融合的特点。柳永节日词所表现情感是丰富的,离别相恋女子的恋念、羁旅行役的孤寂、求取功名与仕用而不得的落寞,都在作品中有着具体而深入的阐释;即使是一首词中所表述的情感,也并非是以简单或单一手法进行直接的书写和浅露的表现。总体而言,柳永节日词中的情感抒写,具有以回忆与想象手法,摹写欢乐与失意杂糅的心绪,阐述恋阙与望归情怀深奥而微妙的特征。

柳永的节日词作,往往是欢乐与失意情绪相杂糅的,即使是描写寒食、清明、上巳等时节的明丽之景,也未能冲淡或削弱篇中的失意或落魄情怀,遑论以京都更为繁盛的元宵节和登高聚友

①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9页。

② 王楙《燕翼贻谋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页。

③ 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④ 张璋、黄畬《全唐五代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76页。

⑤ 周济等著,顾学颉校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词话·蒿庵论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60页。

的重阳节。这种深微情绪的触动和生发，并不需要某种特定的条件。无论词人境况是身处京都，亦或是宦游外省；无论所述之情是怀念故交，亦或是感慨自身；无论表述内涵是自我哀怜，亦或是故作旷达，看似矛盾对立的两种情绪——欢乐与失意——都能够在作品中得到表现。这种复杂情绪的产生与柳永感情失落、仕进无路有明显关联，当词人创作处于外在氛围或环境与内心境况不甚合拍，而又无法折衷并进而取得统一的时候，内因出入于外因之间，最终占据情感的主线；换言之，感情或仕进的不得意亦或是二者的同时作用，催化了词人面对自然景色和节庆场面时内心无可排遣的落寞心绪，柳永将这种外界与内心的冲突表现于词作中，即出现了上述形似矛盾的欢乐与失意情绪杂糅于一阙的情形。

柳永节日词通过运用回忆与想象手法，以节日欢乐场景凸显主体寥落心绪的情感抒写特点，尤其集中地表现在词人身处京外而怀念帝都一类的词篇中，这些节日词作“不但是思人与思归的情感交织，而且融合着羁旅宦游之味、伤春悲秋之绪，其对‘旧欢’、‘旧游’的思念的表层情感中，实际蕴含着深层的文化和心理内容，潜藏着恋都根情结中价值寄托和精神慰藉因素”^①。对于柳词中的帝京情结及其具体表现，下文将有论及，此处试以《笛弄弄》（花发西园）一词为例略论柳永节日词的情感特质：

花发西园，草薰南陌，韶光明媚，乍晴轻暖清明后。水嬉舟动，袂饮筵开，银塘似染，金堤如绣。是处王孙，几多游妓，往往携纤手。遣离人、对嘉景，触目伤情，尽成感旧。别久。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岂知秦楼，玉箫声断，前事难重偶。空遗恨，望仙乡，一饷消凝，泪沾襟袖。

词中所绘之景是“明媚”的，词人面对如此“嘉景”却“触目伤情”，这种情绪的引发，不仅是因为离别和怀旧，更是对自身宦游和落魄境遇的感喟。词篇以写景起笔，清明时节花草繁茂，晴暖的天气下，如画的景色中，水边和舟中处处可见是嬉游的人群。然而这样的欢乐，却更

加使得宦游在外之人触目伤情，化成无尽念远怀人的思绪。上阕末句的转笔，关合景情两端，具有柳词“大率前遍铺叙景物，或写羁旅行役，后遍则追忆旧欢，伤离惜别”^②的结构特征。下阕起笔直抒胸臆，渲染“感旧”情怀，从恋京和怀人两个层面予以衍饰。回忆当日居京都之时的欢饮宴会，并将之夸张为百万掷投和十千买酒，极尽文字只为刻画豪奢富丽生活的映像；然而，欢宴之上的管弦声与身侧佳人，现在都无迹可寻，只能凭借回忆来感叹年光易逝、欢情难再。以艺术手法而言，这首词采用对比和想象的方式，将昔日帝京恣意欢肆的生活与现下“空遗恨”的情态进行对比，同时词中所描绘“明媚”春色中欢游的人群与“离人”的伤怀相对比，突出表现了节日场景下的词人个体心理的孤寂与落寞。“帝城当日”的情形究竟如何，若细细推究，恐非词中所绘的侈丽景象，但此处已无着意求真推实的必要，词人笔下所表现只是自我意识中的京都生活，是凸显“离人”境遇从而形成强烈反差的回忆与想象。值得注意的是，下阕末句中的“仙乡”两字，虽然上句有“秦楼”典故所言男女情事，但就词篇总体来看，应不单单指心中所念女子的闺房，理解为其所在的京城更为准确和贴切。在这首词中，词人以曲折往复手法表达浓郁而深沉的情感，以景物的明媚与游人的嬉戏比照“离人”的失意落寞，以“帝城当日”的欢乐反衬当下的“空遗恨”，刻画出一个为“感旧”而“伤情”的主体形象，从而抒发融合了伤怀羁旅和恋阙望归的深厚情感。

三、“顾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 ——柳永节日词的帝京情结

京都都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和内容之一，汉赋、唐诗等各体式中皆可见其印迹。柳永生活的北宋初期，“四方之人，以趋京邑为喜，盖士大夫则功名进取系心，商贾则贪舟车南北之利，后生嬉戏则以纷华盛丽而悦”^③。作为政治与权力中心的京都，对于追求仕用和功名的柳永来说，自然有着非凡的意义。而京都生活经历与长期游

① 曹志平《都市的沉沦与挣扎——论柳永的恋都情结及其文化心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② 周曾锦《卧庐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48页。

③ 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34页。

宦生涯的复杂生命历程,使得柳永词中对东京的描写,并不仅仅注重表现当时的繁盛,而是渗透和浸润着词人的情感与心志;无论身在京都或离京宦游,帝京都是词人关注向往的焦点。通过对《乐章集》的文本梳理,便可发现其中直接提及京都的作品就有30多首,间接写来或隐涉的词作亦有多篇,甚而创制了以对帝京的“梦”和“忆”直接为名的词牌(如《梦还京》、《忆帝京》)。柳氏节日词中帝京不再单纯地作为地理层面的名词出现,已经被赋予鲜明的象征和符号意义,在这些描绘北宋东京社会生活情景、刻画节日庆典场面的文字中,不仅寓涵有对自身曾经都城生活的回忆,也隐蕴着士人对功名权势的向往,记述词人个人经历及情感的同时,对当时的时代风貌、社会文化亦有着充分而深入的描绘。

柳永节日词中帝京情结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首先,柳氏节日词中直接写到了帝京,即使在具体文本中出现的名称不尽相同,如“上国”(《送征衣》)、“帝里”(《迎新春》)、“皇都”(《玉楼春》)、“帝城”(《笛家弄》)等,这些词显见地代表和指向了帝京。除了以抽象名词指代京都外,柳永节日词中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或事物,如“皇居”(《倾杯乐》)、“六街”(《玉楼春》)、“凤楼”和“醺台”(《玉楼春》)等极具辨识度的组成部分来象征帝京。而当词人身处京外、羁旅行役时,帝京在其眼中,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所在,词中常常或自问“家何处”(《小镇西犯》),或感慨“名宦拘检”(《长相思》),或怨艾“空遗恨、望仙乡”(《笛家弄》),文字中透露出词人对于都城生活和人事的留恋,也是柳永节日词中帝京情结的又一表现层面。

总体来说,柳永节日词与《乐章集》其他词篇所表现的帝京情结是一致的,“不仅包含了对都城中歌舞爱情的怀念,也同时包含了对都城中仕用之机会的怀念”^①。值得注意的是,节日特殊的时间张力和空间属性成为了帝京情结的书写契机,节庆时都城尤其繁华甚至称得上狂欢的场景,在柳词中形成了鲜明的映像和特性。关于柳永对其所处时代承平局面的关注和描绘,黄裳在《书乐章集后》中评曰:

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

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所(有)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②

虽将柳词与杜诗并论,不免有过誉之处,但的确反映出柳永通过描摹京都风情,铺叙繁盛局面,大力书写仁宗嘉祐年间盛平景象的创作现象与特点。然而,柳永节日词中的帝京并非只是呈现“太平气象”和节日“风俗”而已,词人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时代图景的摹画者或记录人,而是力图融入时代洪流之中,寻找并标注出自身的坐标。出身尊儒仕宦之家、自小就接受儒家理念的柳永,同所有渴望有益于世的文人相同,热衷且不懈追逐着功名与仕用。即使面对落第发出“浮名”(《鹤冲天》)的感叹,也只是一时意气之下的强作不羁状,并不曾真正减弱内心对于仕用的渴求,更不用说放弃科举了。科举之外,柳永也尝试着干谒投献以求官,但亦不顺遂。种种执着举动的出发点和动力,正如柳永早年作《劝学文》中所言“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③,是对高位和权势的渴望,是功利心态的驱使。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地位,节日的繁华场面和享乐氛围,双重作用合力下的节日都城对于柳永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在作品中表现出对节日盛景的热烈响应和极力展示。使得柳永节日词中对帝京的着力刻画,蕴涵了词人强烈的个人色彩、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深远的生命意识,彰显出柳词望京恋阙情怀之共性以外更为独特的内涵。

四、圣节与庆节 ——柳永词中的官方节日

宋代官方节日在《梦梁录》、《武林旧事》等著中皆有所描写。所谓官方节日,其内涵层面表明节日的官方制定及推行的特性,与民间或民俗性节日存在天然的区别;同时,在政治意味上强调节日出现的创新性和阶段性,从这两个层面

① 缪钺、叶嘉莹《灵谿词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2页。

② 黄裳《演山集》卷三十五//孙克强《唐宋人词话》,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

③ 《建宁府志》卷三十三//谢桃坊《柳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页。

出发解读的宋代官方节日,往往具有特定政治性因素,甚至有的节日就是为了政治需要而设立。两宋时期由官方颁布并实施的节日,主要包括圣节与庆节两类。

从节日出现的原因和特性来说,节令性节日主要依据自然节令而定,民俗性节日的确定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渐成形并最终固定下来的,宗教性节日的出现与宗教教义及活动有密切关系;与上述这三类逐渐形成或受外因影响而出现的节日不同,官方节日的实施及推行则具有更加明确的目的性和对象性。简言之,圣节是朝廷为庆祝皇帝或太后(亦或太皇太后,如北宋时坤成节即为庆祝宣仁太后高氏生辰)生辰、自上而下设立并推行的,“国朝故事,帝、后生辰,皆有圣节名。后免之,只名生辰,惟帝立节名。盖自唐明皇千秋节始也。”^①据《宋会要》、《宋史》等史书记载,自太祖建隆元年确立长春节至恭帝时的天瑞节,两宋共出现二十一个圣节(宋太宗时的乾明节于淳化元年改为寿宁节),虽受到中唐时玄宗设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后改为天长节)传统的影响,但其设立和施行则更为系统,不仅朝臣称贺、地方进献,庆祝活动也更为多样和普遍。庆节的出现,同样具有政治目的性,然而其中更显宗教色彩。关于庆节的设立,《宋史》中说“诸庆节,古无是也,真宗以后始有之。大中祥符元年,诏以正月三日天书降日为天庆节”^②后又以“天书降”和“圣祖降”为事,陆续设立天贶节、先天节、降圣节和天祺节(后改名为天祺节)。徽宗时,以祭神、布道和纪念太祖登基等因由,先后设立了天应节、真元节、宁贶节、元成节、天符节及开基节等六个节日,这样宋代的庆节就有了十一个。无论真宗时还是徽宗朝,庆节设立的原因是明显掺杂着政治因素和宗教色彩的,因而庆节同圣节一样,在本质上与其他三种类型的节日是不同的。

柳永所生活的主要时期,有承天节、乾元节及长宁节三个圣节,以及真宗朝所设的天庆节等五个庆节,这些节日在柳词中皆有所体现。柳永对圣节的描写主要集中于《送征衣》(过韶阳)、

《御街行》(燠柴烟断星河曙)^③与《永遇乐》(熏风解愠)三首作品中;对于庆节的表现,主要集中于《玉楼春》(凤楼郁郁呈嘉瑞)一阕,虽然圣节与庆节在设立目的和庆祝内容方面不尽相同,但柳词中对二者的描写并无甚大差别,故本文以官方节日统论之。与其他节日词中所表现的民俗场景和市井欢乐不同,官方节日活动以朝堂庆典为主要形式,柳词中惯以通过富丽的语词,展开铺叙渲染,将这些庆祝活动的宏大场面“尽能形容之”^④,如《送征衣》“过韶阳”词中就使用到“千载”、“寰宇”、“万里”、“彤庭”及“齐天地遥长”等词来渲染圣节盛大的欢庆局面,夸张的笔法也在作品中得到了极力张扬。柳永在另一首《御街行》“圣寿”词中,也同样以极具想象空间的文字,描写皇城中有秩序而繁复的热烈庆祝景况。官方节日的固有特性决定了此类词作中对政治现象和人物无可避免地涉及,柳永的官方节日词尤其明显地着力于称颂帝王,最直接而明确的例证就是词中常以尧舜比君王,如“缙唐虞垂拱,千载应期,万灵敷祐。”(《永遇乐》)。柳永在为仁宗乾元节祝寿的《送征衣》词中,甚至颂扬君王的功业是超越性和至高的:“挺英哲、掩前王”,已经可以看作是谀奉之作。值得深思的是,柳永词作中“鹓”的意象共出现了三次,全部都是在节日词中,官方节日词中有“鹓行”(《送征衣》)和“几行鹓鹭望尧云”(《玉楼春》)两处描写(另一处“珠履三千鹓鹭客”则出现在以元宵节为主题的《玉楼春》词中),笔者无意在此追溯鹓鸟典故及其象征意义,而试图以此说明“鹓”意象在柳永节日词中的出现并非简单的偶发现象,于词人心志和价值取向的寄托、帝京情结的表现方面具有进一步深入考察的研究意义。

柳永节日词内容丰富,描写了节日当下的自然界美景,以“游”来廓显自身的行迹和心绪,再现了宋代节日的民俗活动和文化氛围。作品中的情感是复杂的,作者以回忆与想象手法,摹写欢乐与失意杂糅的心绪,阐述恋阙与望归情怀的

① 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页。

②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80页。

③ 此阙题为“圣寿”,《乐章集校注》提出“与‘圣寿’毫无干涉”,并认为“此词或写天禧二年大赦耳”,但就词中内容而言,并无确切明证以落实此说,故仍依《全宋词》之说。

④ 祝穆撰、施和金点校《方輿胜览》,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97页。

深奥而微妙特征。柳永节日词中的帝京情结,蕴涵着词人强烈的个人色彩、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深远的生命意识,彰显出区别于柳词其他篇章中帝京情结共性之外的独特之处。而官方节日词中通过铺叙渲染,摹绘庆祝活动的宏大场面,称颂帝王及其功业,刻画词人深植于内的对于仕用和功名的执着追求。与传统京都题材的作品相较而

言,柳永节日词中深远的帝京情结是词人际遇经历与价值取向的表露,是其个体心志与情感追求的综合表现;柳永节日词中的独特意味与深微情怀,既受到了两宋新型文化发展之下社会风貌和历史境况的影响,也与宋词发展中的雅俗之两端有密切关联。

(责任编辑:林春香)

On Liu Yong's Festival Poetry

—— Concurrently on his capital complex

HE W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Liu Yong's festival poetry is rich in content, which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various of festival scenes, his own's feelings and folk custom culture. It is usually utilize memory and imagine creation technique to indicate Liu Yong's complicated emotion what consist of desire for success and fame. This special and comprehensive mood embodied in the poet's festival poetry which express capital complex and official festival most obviously. There is not only narrate the sincere emotion but also possess significant culture meaning in Liu Yong's festival poetry.

Key words: Liu Yong; festival poetry; character; capital complex; official festival